

文字家

多年前的烛光闪烁

□ 付秀莹

前些天,忽然有旧日的老师联系。将近20年了,当年那个痴迷写作、数学一塌糊涂的女生,在将近20年的光阴中,在一个人的命运中,俯仰不定。20年,对一个人算不得短暂。人生有几个20年!

听当年的老师在电话里描述当年的我,那些细节遗落在时光的缝隙里,覆盖着厚厚的灰尘,那一瞬,有恍然如梦的错觉。我分明听见时间的洪流在耳边滔滔逝去的喧哗。

正定,那一座古老的小城,有着我懵懂的年少岁月,学业、前途、命运,像一座坚硬的大山,将我牢牢镇压着,动弹不得。我在喘息的间隙,在稿纸上疯狂地涂抹,怀着近乎罪恶感般的负疚。一个高中女生,对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视而不见。那个时候,她的眼里只有写作,顾不上别的。

某一个晚自习课,因为忽然停电,教室里点着蜡烛。老师在烛光下,朗读我幼稚的诗歌。老师是班主任,教历史。多年以后,我依然记得那个场景:烛光点点,一簇簇火焰跳跃,而青春的热血激荡,心跳如鼓。那个夜晚,枯燥艰难的高中时代湿润迷人的段落。我不知道,有一种叫做梦想的东西,在那个夜晚,埋下了深深的种子。而前路茫茫,发芽的日子还远未到来。

是偶然吗,亦或是命运对我不务正业

的惩罚?那一场命运攸关的考试,令我一败涂地。对于一个乡村出身的孩子,这无疑是最无情的宣判。我在命运的鞭子下被迫前行,跌跌撞撞。也曾经有过挣扎,甚至反抗,然而,四周是坚硬的生活的壁垒,仰面只见一线天空,狭窄,却宁静,仿佛是生活给我的某种暗示。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屈从了。日常生活的灰尘渐渐把我湮没。琐碎,却温暖,有着惊人的消磨和腐蚀的力量。或许是身为女人,天生对现世安稳怀有一种迷恋,或者依赖。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我渐渐变得安宁。岁月平静,而人生如寄。还有什么不安宁的呢?

然而。然而啊,然而。如同一篇小说的叙事,最出人意料,也是最值得期待的,是那一江秋水之后的转折。是偶然的波澜,亦或是必然的命运?是啊,命运。当我们在生活面前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总是归咎或者归功于命运。命运是宽宏的,它包容我们的一切。命运也是博大的,在它面前,总能见出我们的小。当风吹过水面的时候,一江涟漪惊起。其实,那不是来自外部的世界,那是我们内心的风声。风从时间的深处吹来,把习以为常的日常吹乱。秩序之外,有一个叫做梦想的家伙,探头探脑。它在生活的篱笆外面,发出细嫩的尖芽,疯狂生长。那时候,我正在世俗生活中昏昏欲

睡,青春即将被挥霍一空。我貌似老练地在日常生活中流连,左右逢源。旧梦依稀,不是忘却,是不愿再去深究。然而,就在某一天,我被篱笆外面的一种气息蓦然惊醒。那是动荡的迷人的气息,有一种蛊惑人心的魔力。终于,还是有了这一天。生活在向我使眼色。我不能调头而去。那么,是在安眠现世中了此一生,还是在痴爱的文字中重新活过,遍尝甘苦?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或许,写作是一味药,可以疗救人生的虚妄。而尘世苍茫如海,孤单脆弱如我,该如何泅渡?时光像一把飞刀,刀刀催人。在目力可及的生命长度中,如何尽可能地获得人性的宽度和深度?如何在肉身化为泥土之后,留下精神不安不息的痕迹,留下血肉模糊的证词?以我有限的能力及,写作,惟有写作。

是写作,令我保持着对生活的好奇与激情,令我在命运的流失掠过额角的时候,不致惊慌失措。同样是因了写作,世界向我打开了一扇神奇的窗子,它徐徐打开的过程,是令人心神激荡的过程。

这么多年了,我的内心,总闪烁着多年前的烛光。它从20年前的北方小城,从那个迷人的夜晚穿越而来,把现在和未来照彻。如此温暖,如此明亮。那是梦想的光芒。

写诗吧

宿命的故乡

□ 聂沛

无人能破解故乡的编码
作为一个地名,它完整如初
而作为一个词语,却晦涩、破碎

有人回到故乡,为孤独寻求庇护
在一片屋檐或树下躲雨
躲来躲去,只是把自己颠覆

我与一条路、一条河较劲
它们带走的希望和绝望一样
在宿命的风里,还原于一无所

万物在,一如群山。天空
剧烈疼痛之后交出健康的蓝
我交出故乡,只保留草根的方言

物语



野草是仙草

□ 徐刚

为什么我们的先人逐水草而居?因为大地到处都是草,无草不成林。林地外缘也是草,东部何以有稻?西部何以有黍?因为各色野草最多——为生命之延续,为求一饱也。因此,先人留给我们的基因,使后来人对三种物质最有亲近感:土、水与草。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崇明岛上除了农田里的庄稼,沟河边的芦苇,田边地头到处都是野菜,荠菜、马兰头等可食用的草不下数十种,还有可以入药的车前子等,更多的是开花不开花的无名小草:缠绕于田埂路使其稳固的是马斑草,开着各色小花的是花被草,如小太阳一般金光闪闪的是野菊花,专门用来斗蟋蟀的是蟋蟀草,太多的蒲公英随风飘散……回想起来,认识这片土地是从草开始的,而江边芦苇荡里丛生的丝草籽,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坚果,半粒米大小,饥饿的岁月里曾经以之果腹。后来知道原始人逐水草而居时,有顿悟之感。

人之初,有水可喝,有饭可吃。人类经过了吃草的漫长岁月,后来才有能力捕杀野兽,吃肉。今天我们吃蔬菜,其实是吃草的延续。野草是我们的衣食之源。

使这个地球变得有生机的首先是海洋,是水和草木。当地球成为草木世界之后,才有姗姗来迟的人类始祖。与其说人类当时离不开森林,更确切的意义上不如说更亲近荒草。荒野荒草,连接起森林、河流,在人类发展史上如里程碑一样,记录着人类先人的生命故事:荒野是人类最初的原始家园;荒草提供了最早的食物;荒草中盛放的各色花朵,荒草的自生自灭、自灭自生,使原始人有了最初的惊讶,促进了自然崇拜的发生;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漫长岁月里,荒草丛又是当时人类共有共享的爱巢;以荒草为生,想来也发生过悲剧,有的草,人吃了便死了。草能吃不能吃,使原始人有了对草的分辨和思考,进而发现有的草能止血,有的草能止痛,当是草可治病之始。而流传至今的仙草一说,除了草能给人以温暖,大约便是草可以治病了。

“仙草”一词,是人类对草的最恰当的赞美。去昆仑山盗“仙草”是故事。在更加广泛的民间传说中,稻草是“仙草”,由此推溯,“仙草”应是泛指可食可医的所有野草,没有“仙草”,人类不可能延续至今。

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

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

万叶集

爱上一棵树

衡阳县第五中学 钟云省

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最早和我玩得来的应该就是屋门前那一棵棵默默无语的树了。

我尊敬我父亲,因为他在屋前种了不少的树。每当闲暇之余,或者夏日困倦的时候,他就指着那棵最大的枣树对我说:“瞧!那棵大枣树是我和你妈妈结婚那年种下的。”接着他又指着另外一棵毛枣树对我说:“那是你姐姐出生那年种下的。”

我说我有姐姐吗?

父亲说有,不过在她一岁后因肠梗阻去世了。看到那棵毛枣树我就想起你那活泼可爱的姐姐来。

想不到树竟然有如此大的魔力。说着说着父亲就热泪盈眶,我也有些受不了!以后,看到那棵毛枣树时,我都有些说不出的伤感。

由于人为的破坏,我周围上了年纪的大树现在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而年纪和树身最大的一棵树,应该是去王船山先生湘西草堂路上的一棵古樟树。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它时,就对它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对它一见钟情也不为过。它博大的树冠,沧桑的树身,遒劲有力的树枝,密不透风的叶子,让我久久不忍离去。

后来,每一次路过它时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车来,要触摸它一番,抱一抱它,亲一亲它的身子。好像,前世它就是我形影不离的情人。许多次,我甚至想守在它的旁边不走了。我要和它结庐为伴,相守一辈子。

我想它一天天,一年年,就如如此坚定地站在这里,守在这里,就是为了见到我吧!三百多年来一直都不愿离开。花开花落,春夏秋冬,风霜雪雨,刀砍火焚,它都一直呆呆地守着。它就是一个不变的约定。放眼繁华人世,有谁能拥有它这么坚贞?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只有一棵树,不因主人的富贵荣华或者穷困潦倒而改变。

一棵树就是一个梦,一棵树就是一个山盟海誓,就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约定。那种树的人就是爱的种植者,永远让人肃然起敬!



跋 网罗/绘



火花

童心最美吗

□ 史铁生

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可惜人终究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来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诈油滑。

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一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

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

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已长大,重归大地上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